蘇聯科學如何與實際結合起來

原名：科學與實際的統一——是進步的有力源泉

托布契也夫著

張國光譯

緒言

蘇聯人民在偉大的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之下，順利地完成了國民經濟復興與擴展的新五年計劃。我們的祖國以英勇的步伐向前進展，在所有的經濟和文化方面，每天都在增加自己的成就。蘇聯科學亦緊隨着全體蘇聯人民向前邁進，熱烈地參加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的世界歷史上的事業。

蘇聯科學和技術的進步的有力源泉之一，就是社會主義競賽的新的形式，這種新的形式是產生在廣泛的愛國運動中——是在爲着鞏固科學活動與工業、運輸以及農業勞動者的創造合作的運動中。

從各方面都要求科學工作者和生產工作者的顯着的成功。他們團結自己的力量，從事多方面的鬥爭；爲着製造生產品的熟練技術，爲着吸收先進技術工作人員的經驗，爲着改進生產機器的使用，爲着加速流動資金的累積，爲着改善管理生產的組織，爲着在生產中加速實行科學研究已有的成果。

斯大林同志給予的使命——要使科學的活動達到它的境界以外去——決心嚴密統一科學與生產，學術與實際的關係。

科學工作者和生產工作者的創造聯繫每天在加強和發展着。它本能地幫助實行天才斯大林所設計的建立共產主義的偉大的計劃。

托布契也夫。

“關於科學和實踐的事業，聯繫理論和實際，它們的統一必將成爲無產勞動階級的黨的前進指南”。

斯大林

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和發展在堅固的科學基礎上的國家。我們祖國國家的建立，是依據在最進步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說，花崗石般的基礎上的。所以在我們國內的科學由於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本質，發展到那樣的地步，是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內所不可能發展到的。蘇聯科學有它在主義上和基本上的特質。這是進步的科學最主要的一點——爲人民的利益而服務。這種科學是和生活、實際、生產緊密地結合着，分不開的。這就是進步的蘇聯科學的重大特質和主要象徵。

在過去剝削制度時代，統治者在科學家與人民之間建築了一道牆壁。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結束後，蘇維埃國家偉大的建立者，佛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曾經說過：“從前人們的智慧和才能只給少數人造就了技術和文化上的享受，別人却被剝奪了最必需的教育和發展。可是現在呢，所有技術上的奇蹟和文化上的成就，已經都成爲大眾的財產……”。（列寧全集第三版第22卷第225頁）

勇敢的科學工作者爲了企圖除去科學家與人民之間的一道牆壁，爲了要把科學從資產階級的道路上解放出來，不惜犧牲了生命。不過在任何的剝削制度的情況之下，這還是不可能的。“……只有社會主義，——列寧說，——才能把科學從它的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從它的被羈絆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從它在威脅的資本主義貪婪利益面前的奴隸身份上解放出來。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使科學有廣泛發展和普及的可能性，以現代化的科學方法用於一般的生產事業，更按科學的概念來分配生產品，使工人階級的生活更見富裕並促進他們達到幸福的境地”。（列寧全集第三版第23卷，第41頁）

蘇聯科學家很清楚地知道，只是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才給人民的科學天才者打開了一條道路。蘇聯科學家是有權利覺得驕傲的，爲了我們的祖國是在這地球上第一個國家，把所有的科學和技術上的成就，建築在爲人民服務，爲解放勞動者服務的基礎上。

如果說從前在某一個科學昌明時期，資本主義亦不會排斥科學的發展，按恩格斯的解釋說，那祇是因爲沒有這種發展，亦就不可能有個別可憐個體的財富的累積了。總之，在全部過去的時期內科學是與人民被隔離的，進步的科學家要想爲人民利益而奮鬥的，遭受到了迫害。如今，資本主義已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光輝’的資本主義已經變化到了垂死的資本主義了。資產階級的科學是建築在依從大資本家的金錢給養上的。那種研究工作的方向是聽命於資產階級慾指的目標，要確定在帝國主義的利益上的。人類最大的驕傲—科學，經過了帝國主義者的手腕却變成了滿足他們自己貪婪不饜的工具，是他們實現剝削統治的工具，是毀滅性的工具。美國物理學家莫里遜描寫美國科學的特徵說：“……就像是武器專家一樣，在製造新的更可怕的戰爭。”

在大革命以前，俄國的科學歷史是表明了政府與進步科學家分裂的悲劇。蘇聯人民尊重祖國科學界非凡的事業家，他們的成就在全世界的科學發展上亦是顯着推進的標記。羅蒙諾索夫，留勃謙夫斯基，奧斯脫樂葛拉德基，車比雪夫，齊尼，蒲特列樂夫，門德列業夫，彼得洛夫，謝巧諾夫，美奇尼珂夫，列必捷夫，杜古柴也夫這些科學家曾對現代的宇宙美景建立了新的科學規律的基礎，並爲科學的進步打開了道路，更教育人民通過了千重障礙來摧毀資產階級農奴國家的剝削制度。

在布爾什維克和黨的偉大領袖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的我們祖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中，使強大的俄國人民以及所有其他人民的力量開始走上了真正的輝煌領域；在兄弟之邦蘇聯的結合之下——最進步的科學和技術是全人類文化進步的有力保證。

先進的蘇聯科學，是具有自由人類進行控制自然的偉大性，它對改造自然是具有強大的力量，而這種改造自然的工作是完全站在人民的利益上的。在我們國內，科學的應用完全得到政府和全體

蘇聯人民的支持。在實行共產主義的建設中，我們國內把最大膽的科學計劃亦使其具體化了。

理論與實際的統一，是偉大的馬列學說的基本觀點。關於科學與實際的相互關係，影響科學與生產技術的發展，曾多次被馬克斯和恩格斯強調地提到：“……現實的科學是按現實的生活作起點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7頁）。這個簡短而有意義的陳述，是特別清楚地說明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創立是聯繫真實的科學和人類生活的。

在馬克斯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上寫着：“如果，正如您所主張的，技術大部份是繫於科學的成就，那麼，相反的一科學更是繫於技術上的需要情形”。在同一封信上又說：“關於電，我們直到現在開始了它在技術上的應用後，才確實知道了許多合理的電的常識。可惜在德國寫起科學歷史來總像是慣於說科學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書信集1931年版，第406—407頁）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資本論所做的序文上說，純粹的理論家在人民大眾利益的範疇中難免是要表現到反動一方面去的，“所以，一他寫着，一這些先生們在實際上已經根本不是理論家，而簡直是反動派的辯護者了。”（馬克思 資本論 1936年版 第3卷第6頁）

先進的俄國科學家向無根據的‘純粹’科學家鬥爭。“他們的科學，一杜勃留波夫講到‘純’科學家的附庸者時說，一在理論上是有以啓發人類智慧爲喜悅的目的。這種飲樂思想的科學唯一的企求，就是在精緻的桌面上多預備好各樣的菜餚就好了……不過，這種類似走飲樂方向的科學是否是值得特別的尊敬呢。……新的科學承認自己的始末，是活的實際，比之以前的以飲樂爲目的科學是親切得多了，不過，通常還是停滯在高超的，抽象的範疇中，造成無謂的空想……”（原文摘自批判和政論集1943年版第98頁）

柏林斯基爲了要實現他那崇高和尊貴的目的—科學與藝術爲人民服務，以他自己全部的無比的才能的力量，來打擊妄想把科學與藝術從生活上分開的觀念論者和復古論者。他認爲如果失去了科學和藝術的自然性質，亦就是失去了爲人民大眾利益服務的目的。可見得降低了它們，就是殺害了它們有生命的力量。

爲了依從自己科學面前的最終目的，柏林斯基把科學區分爲真實的、光輝的、有效果的科學和虛偽的、黑暗的、沒有成果的科學。

有名的俄國革命科學家克、阿、季米里亞席夫看到在科學上自己的任務是要求科學成長二種果實，其中的一個，他說：“……科學和民主的要求及目標，就是要真實的科學和真實的民主，這二者是一樣的。”（全集第9卷第15頁）

科學的歷史很清楚地證明了它自己的發展的成就，是和它在生產實際上的應用程度有直接關係的。所以科學上的發現和技術上的發明是形影相隨，不可分開的。

在反動的統治階級的社會裏，把科學亦變成資本家壟斷的對象。在科學和生產之間建立了許多的阻障。科學上的成就，祇有在能直接造成老闆發財獨佔利益的條件下，才應用到生產上去。科學被建築起一道高牆隔離了人民；科學家呢，充滿了階級偏見，不斷地想從普及實際絕緣，而接近‘純’科學家的領域。在理論與實際的分裂中表現了智力勞動從體力勞動中的分離。按着列寧的話來說，在他們之間的分離，是造成了資產階級社會最憎惡的面目。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資本主義又成了科學進步的敵人。因爲資本主義制度把科學家和發明家變成了資本家的雇傭，剝奪了他們在科學創造上的自由；這種制度把科學上的果實利用來作爲大資本家經濟上和工業上的壟積工具，加強對勞動者的剝削，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有名的英國科學家德、貝爾納以充分的論據來說：“科學在腐朽的資本主義支配之下，永遠而且也不能利用來增進人類的福利，牠只能促使加強剝削，增加失業，擴大戰爭危機……。面臨帝國主義之下，科學沒有好的前途，只有毀滅。科學家喪失了自己的自由，他等於是失去了自己的理性力的主人家奴隸了。”

在這些情形之下，許多科學上的發現原是可以減輕人們生活上的痛苦的，可是偏不作充分的應用，却隱藏在資本主義專賣的掩護中。譬如在美國汽車工業托拉斯集團在生產中只利用了它所擁有的專賣特權1%；其餘的99%它所擅取的專賣特權，只是爲了不允許別人亦有可能來利用科學和技術研究的成果。

蘇聯的制度正和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是針鋒

相對，它對科學上的創造和在生產上對科學成果的應用，都打開了完全自由和廣闊的道路。

在走上共產主義勞動內偉大和光輝的過程上，斯大林同志曾經寫着說：“關於列寧主義的要點，……一個理論如果沒有聯繫革命的實踐，那個理論就成了抽象的理論；同樣的，若是沒有革命的理論指示着自己道路的實踐，亦就是盲目的實踐。可是理論在工人運動的最大力量中可以演變，如果它在和革命實踐不可分離的關係中，已不再具有作用的話。或者它，亦只有它，能使這個運動在與四週情況深入的關係中，加強其立場和瞭解的力量；或者它，亦只有它，能幫助實踐不僅瞭解現在是已經達到了什麼階段，並且瞭解在最近的將來一定要達到什麼階段。”（全集第6卷，第88—89頁）

在後一個時期，斯大林又曾強調地說：“在偉大的轉變時代，不僅實踐必須學習‘科學’，就是‘科學’亦不能不配合實踐。”（全集第12卷，第129頁）。

實現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以及科學與生產的統一，是有意識和有計劃地使之成爲社會主義社會重要特點之一，亦是規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條件之一。

在蘇聯國家內科學與生產的緊密結合是由列寧着手開始的。他要求，“我們的科學不要停滯在呆板的字母上或是時髦的語句上，……而是要科學在實際上有血有肉，要它完全變成爲在現在的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全集第三版第27卷第407頁）。

在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二個月的時候，列寧曾發表一篇論文說：“……踏上這個歷史的時代——理論變成了實際，亦更爲實際所校正，更爲實際所添註了生命力……”（全集第三版，第22卷，第165頁）。又過了四個月，在1918年的四月份的日子裏，當時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正嘗受着布列斯特和約，‘反革命的怠工破壞’以及托洛斯基——布哈林的挑撥煽動——艱苦沉重的時期，列寧完成了他自己有名的‘科學——技術工作計劃草案’

在這次革命以後，第一個給科學下的社會性的革命指示中，列寧所提出的科學上的問題，和實際的任務是有密切的關係。

列寧在這個計劃中寫着說：

“科學院初步要對俄國自然資源的生產力量作有計劃的研究和調查，緊接着由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委任，由專家們組織一個委員會，以便從速編製發展俄國工業和經濟的改造計劃。

在這個計劃中必須注意到：

俄國的工業要作合理的配置，要從附近的原料的觀點來看，怎樣可以盡量減少在運輸上勞力的消耗——從原料的整理到半製成品的各連續階段，一直到製成品的出產。

從新的大工業集團——特別是托拉斯的觀點來看，要合理的歸併和集中各工業機構成為幾個綜合企業。

對現今的蘇聯俄羅斯共和國(蘇俄)最大的保證……就是主要的各種原料和工業需要都可以獨立自給。

特別要注意處置電工業和運輸業以及在農業上利用電氣。採用不是頭等品質的燃料(泥炭和劣質的煤)來取得電力，並以最少量的消耗用來運輸燃料。

水力和風的流動，一般說來，亦都能應用到農業上。”(全集第三版，第22卷，第434頁)

列寧這篇短文，給預定了蘇聯科學的發展以及牠與實際有效的聯繫。蘇聯政府在第一年內就成立許多新的科學研究機構：航空動力，水力，自然科學，電力，光學，無線電，物理技術等研究所。

科學研究工作，成為國家的事業。在大革命前的時期，科學家孤立地在不大的試驗室裏工作，亦沒有對他們自己的勞動能引到實際應用的信念，更不敢相信能建立大規模的研究所和大的試驗室。如今科學院創辦了一些新的研究所‘不大的試驗室擴充為宏偉的研究試驗所。

蘇聯政府在第一年內就開始研究庫爾斯克的磁針偏差，應用到巨大鐵礦礦床的發現。並從那時起着手在遙遠的北方作地質的調查；對磷灰石—霞石礦床調查的結果，起始成為我們工業的主要幼苗之一的重大發展。遠在國際干涉及內戰時代，按着列寧——斯大林直接的指示，科學電氣委員會編就有名的俄羅斯電氣化計劃，這是我們國內人民經濟遠大計劃的開端。列寧的俄羅斯電氣化計劃是斯大林的國家工業化計劃直接的前身。依照俄羅斯電氣化計劃樹立了重工業的發展——開採煤礦，金屬生產，機器製造，——這些發展，奠定了

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和改革技術設備，以及所有我們的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基礎。這些任務已經早在偉大的斯大林五年計劃中更臻具體地獲得完成。

在歷次的斯大林五年計劃中，生產技術的重大使命是在普遍的提高蘇聯全部的科學。在第一次的五年計劃的幾年中科學院為了緊密結合社會主義建設，在組織上發動了重大的改組。在1929年一月曾經增聘了許多位院士。這些重新當選的院士和通訊研究員都是和社會主義建設不可分離關係的人物，是不少的技術與經濟計劃的編訂者。他們的當選是意味着科學院走向新的使命中一個激烈的轉變。

在這一個時期內各實驗室和各研究所，把科學推動走向了遠大的目標。它展開了對製造工廠和集體農場直接的應用。科學家得到了成千成萬的生產先進者和革新者的支持。先進的工人和集體莊員在實際的工作上採用科學家的成就，在他們自己的崗位上，幫助科學的發展並曾多次給科學和技術開拓新的道路。聯繫理論與實踐，科學與技術，研究機構和生產企業的關係，已成為我們國內科學與技術進步的有力因素。

1928年斯大林同志，在第八屆共產主義青年團會議上發表他自己惹人注目的演說，在那篇演說中規定下知識份子本身的創造任務，號召青年掌握科學的要點，規定要鍛鍊各知識部門的布爾什維克專家。

“……我們有些人，——斯大林同志在這篇演說中說，——他們準備好了要來歌頌我們的粗魯。如果你是文盲，或者是寫得不對，而你矜誇你自己的落後，——你是‘機器’上的工人，你就覺得是可尊可敬了。如果你想從粗野的地位爬出來，學習讀和寫，學習科學，——你是化外人，‘脫離’羣衆，不再是工人了。

我想，我們還一步也不能向前推進，因為還沒有消蝕去這種粗魯和荒唐……工人階級如果不知道從粗魯中解脫，如果他不曾造成自己本身為知識份子，如果他不懂掌握科學和主宰科學的原理，他就不能成為現在的國家主人翁……

為了要建設，就需要知道，需要掌握科學。而想要知道，就須要學習。學習要持久，要耐心……

在我們面前有一座要塞。這座要塞就是科學和牠許多各部門的知識。這座要塞我們無論如何

應當佔領它。這座要塞是應當由青年人佔領，如果他們願意建立新的生活，如果他們願意實際上成為這座要塞舊有警衛的接替者……

掌握科學，鍛鍊各知識部門的布爾什維克專家，學習，學習，再學習，持久方式的學習，——這就是現在的任務。

革命青年向科學集體進軍，——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什麼。”（全集11卷第76—77頁）

斯大林同志所號召的‘青年向科學進軍’，已經是大規模地實行了，它在我們國內所完成的文化革命中，是意味着最重要的階段。它在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上，以及在加強科學與生產的創造合作上，都有最大的影響。它促進科學從所有的、將被消滅的舊規中解放出來，幫助科學在革新的道路上向前進步；在另一方面，它又促進生產的發展，提高體力勞動工人的科學技術水準，更對熟練新的技術以及將科學的成就，實際利用到生活中，建立了最重要的原則。

絕對地轉向加強科學與生產的聯繫，這一件事促使蘇聯科學院改為直接由蘇聯人民委員會會議管轄，並於1934將院址遷在莫斯科。這是全部科學院大量接近實際的開端。在1935年人民委員會會議批准科學院的新的組織章程，這章程的第一二點是這樣的：

“1.蘇聯科學院是蘇聯最高科學機關，團結國內最大多數卓絕的科學家。科學院直接附屬於蘇聯部長會議，並每年向該會議提呈自己的工作報告書。

2、科學院的基本任務是要以一切的方法在蘇聯來扶助理論和應用科學共同的進步，研究並發展世界科學思想。科學院在自己工作的原則上，確定有計劃地應用科學的成就，來輔助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無階級社會。”

重建全部國民經濟的專門任務，需要那麼廣大行列的科學研究，這是史無前例的事實。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時代，蘇聯科學家真誠地貫徹這巨大的工作。科學家從事調查國家的自然資源，他們發現了新的、有用的、礦物寶藏：煤，石油，以及各種金屬礦。科學家以科學上對發展社會主義的工業、運輸和農業有利用的發明與發現，來豐富我們的祖國。科學家以經濟上和技術上的觀點，在最大

多數、新的、完好的機器的實際結構上，來發展的，最有利益的生產方法，努力減低出品的成本並提高勞動的生產率。

蘇聯工業化光輝的成功，是大規模的工作人員踴躍地參加了研究所和試驗室的成就，這些工作人員比之在大革命前的時候，是增長得多了。在科學院，在最高學府，在工業研究院和試驗室，一萬多位科學工作者在從事於研究，沒有他們，那末現在的工業成功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同志以他的天才慧眼和高尚的正直與預見安排了任務，來加強科學與實際的聯繫。1935年11月17日，第一次全蘇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會議上，斯大林同志說：“科學的原理向來都是由實踐，由經驗來考驗的。如果科學和實踐斷絕了關係，和經驗斷絕了關係，那它還算是什麼科學呢？如果科學就是像我們某些保守主義同志所形容的那樣的一種東西，那它對於人類豈不是早已沒有什麼作用了麼。科學所以叫作科學，正是因為它不承認偶像，不怕推翻過時舊物，却很仔細傾聽實踐經驗的呼聲。”（列寧主義問題11版第502頁）。

所有歷史的經驗，證實了斯大林同志這些話的準確。科學若是脫離了實際，將不可避免地衰敗，落後，變成結合為老朽，死板的定論；相反的，若是和實際取了緊密的聯繫，就可以使科學在勇敢的革新者的學術途徑上，展開進步。在他們的理論思想上，給了有力的推動。明乎這種規律和瞭解這種事實，所以在我們國內，科學界裏的革新者就按着這個原則在從事科學工作，要注意社會人類物質生活發展上目前的需要，要更緊密地與生活和實際聯繫，這種實際是據於自己對生產先進者的經驗的研究。

最明顯的例子，可以來證實這點思想的根據，就是我們卓越的科學家米邱林和李森科對達爾文學說有創造性的推進。和他們成名所有關的，衆所周知，就是達爾文學說在實質上被發展到新的階段；他們會從科學上改進達爾文學說，特別是表示在科學上對動物和植物品種的改造有協助於它們——這些優良品種——的發展。在生物科學發展上，這樣大步伐的邁進，是完全由理論思想和一般的實際經驗不可分離的結合的基礎上得到的；這種實際經驗是由社會主義農業科學的創造中得來的，是由數百萬集體農莊員先進者——農業生產的

革新者的創造中得來的。

當然，還有許多別的顯著的典型，有關我們的祖國在科學的事實上匯合着理論與實踐。衆所周知，受到榮譽稱號的院士伊凡·米海依洛維赤·古勃金（И. М. Губкин），瓦西里·洛必爾託維支·威廉士（В. Р. Вильямс）阿立克珊·尼克拉維赤·巴赫（А. Н. Бах）以及其及他的蘇聯科學家，都是以自己的工作來豐富了蘇聯的科學，並促進了社會主義工業和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

伊·古勃金院士順利地解決了，更進一步有效地利用有燃性的片岩（葉英石）的問題，特別是一獲得了高級品質的液體燃料。他這項工作是實行了偉大的列寧計劃——要調查並研究我們祖國的天然財富中的一部份工作，他是以庫爾斯克的磁針偏差作測礦工作的組織者和領導人。

由於古勃金的研究工作，特別是——發見了新的典型的地殼（礦層的皺紋），這是很巨大的、成功的發現，雖然還沒有完全觸及蘊藏石油的礦床。古勃金特別有意義的工作是在東部成立了石油的基地，我們現在大家稱之謂‘第二巴庫’。他的科學預測減輕了探搜工作的任務，並幫助了依賽巴也夫斯基油田的發現。

阿·巴赫的科學事業和他所創立的學校，是科學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緊密聯繫的優秀模範中的一個。蘇聯的生物化學家在科學革新的成就上和在我國內的先進的業務的基礎上，都對食品工業有重大的幫助，對食品工業有些部份更是作了徹底的改造，（譬如烘麵包工業，釀酒工業，菸煙工業以及其他），這些工業在不久以前還是都停留在手工業狀態。

科學創造緊密聯繫實際利益的最明顯例子，就是在我們的農業方面。著名的俄國科學家佛·杜古柴也夫，他自己一生奉獻於研究土壤和土壤的肥沃工作。他是護林和造林工作的創始者之一。

杜古柴也夫學說的繼承者是柯思泰謙夫（П. А. Костычев），其後，就是卓越的蘇聯科學家威廉士，他們把杜古柴也夫的學說作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威廉士研究現代土壤學與農學的原理。他的有關土壤開化過程與農業上土質改良步驟統一的學說，調整了所有基本的方法，來提高農業技術水準：有規則地在野地上以循環輪種來培養草原改良土質；有規則耕種並肥沃土壤，建立護林森

林地，——這些都是我們的農業堅定地走向富饒境地的正確指南。

李森科（Т. Д. Лысенко）院士的工作，是把杜古柴也夫——柯思泰謙夫——威廉士三個人有系統總體的學說，不可分離地給聯結到季米里亞席夫——米邱林有關有機體的組織形式的生物學理論。李森科院士是米邱林（И. В. Мичурин）有關人類在改造自然中起主動作用學說的合理繼承者。先進的蘇聯米邱林學者，他們在科學上的探求，是在那浩瀚無邊的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田地上的廣泛使用。

科學的革新者熱誠地獻出自己的才能和自己的力量來為祖國服務，他們是經常地受到斯大林同志父愛一般地愛護和照顧。斯大林同志不僅為便於科學的創造，建立特別的適合的條件，更熱愛地親自著文記述和褒揚蘇聯的科學家。

在米邱林自己從事科學事業六十週年的紀念日，他收到了斯大林同志給他的電報。

“伊萬·佛拉基米洛維赤·米邱林同志。

對於您六十年來對我們的偉大的祖國有利益、有成果的工作，伊萬·佛拉基米洛維赤，我由衷地向您致敬禮。

祝頌您的健康以及在您改造果園事業中新的成功。

緊握着您的手。 斯大林。”

還有一份這樣盡人所知的電報，是由斯大林同志給齊爾柯夫斯基（К. Э. Циалковский）的：

“卓越的科學工作者——齊爾柯夫斯基同志：

對於您的來信，布爾什維克和蘇聯政府都感到完全滿意，請您接受我的感謝。

祝頌您的健康以及您那對工人階級有利益的工作，更進一步地成功。

握着您的手。 斯大林。”

我們須要知道，蘇聯科學在發展的歷史上的指標，就是在斯大林的一篇演說。按着斯大林的定義，先進的科學是起源於馬克思——列寧學說的知識寶庫，是他們學說中最光輝篇幅中的一頁。這篇演說的觀點是灌注在人們心坎的深處，指示了人類進步的途徑。這些觀點都貫穿在蘇聯科學家的事業中，他們在尋求他們的事業更完好的成就。

大家都記得斯大林同志這篇著名的演說：

“爲求科學的昌明，這裏所指的科學是不脫離人民的，不遠離着人民的，而是準備爲人民服務的，準備把一切科學上的收穫交給人民的，並且，不是被強制地，而是自願地，情情願願地爲人民謀利益的科學。

爲求科學的昌明，這裏所指的科學是指不護舊的成名的領導者自高自大地把科學束縛在科學僧侶的袈裟裏，束縛在科學壟斷者的甲殼裏，這裏所指的科學是懂得老的科學工作者和青年科學工作結合的意義和力量，是自願地在我國青年面前打開所有的科學門戶，給他們達到科學最高峯的可能性，並承認未來是屬於科學青年的。

爲求科學的昌明，這裏所指的科學是從事科學的人們明瞭已規定出的科學傳統的力量與意義，並善於爲科學的利益而利用這些傳統，同時却又不要做這些傳統的奴隸；這裏所指的科學是當舊的傳統、標準與規定成爲陳舊、變爲前進的阻礙時，有勇氣地、有決心地來破除這些傳統，同時亦要會創造新的傳統、新的標準與新的規定。

科學在自己的發展中產生了不少英勇的人物，他們不管任何阻礙，不顧一切，懂得淘汰舊的和創造新的。這樣的科學英雄，例如：伽利略、達爾文以及許多其他舉世稱譽的科學家。我在這裏要舉出這樣的科學偉人中的一個，也是近代最偉大的人物。我所指的就是我們的導師，我們的教育者——列寧。你們回想一下1917年吧。列寧根據俄國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根據國際形勢的科學分析，

他當時得出一個結論，即是說：從目前局面的唯一生路是俄國社會主義的勝利。這個結論對於當時許多科學界的人們多少是出乎意外的。普列哈諾夫是科學界的一個傑出人物，當時對列寧懷疑，斷言列寧是‘睡在夢寐中’。其他同樣出名的科學人物亦聲言‘列寧發了瘋’應當把他藏匿到任何更遠的地方去。當時所有的科學界人士都狂吠亂叫，把列寧當作是一個科學的破壞者來反對，但列寧不怕朝着逆流。反對頑固而前進，結果列寧勝利了。

這就是科學英雄們的模範，他們勇敢地進行反對陳舊了的科學的鬥爭，更爲新的科學開闢了道路。

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由並不是舉世共知的科學界人物來開闢科學與技術的新道路，而是由科學上完全不知名的平常的人、實際工作者、事業革新者來開闢科學與技術的新道路。……

我所講的是關於科學的。可是科學有各種各樣的。我所講的科學是叫做‘先進的科學’。”（1938年5月17日 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宮招待高級學校工作人員宴會上的演說）

從這篇透露了爲人民服務的偉大思想的演說中，科學工作者對先進科學的工作者應當以怎樣的方法來履行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的必需利益，獲得了顯明的標題和正確的指示。亦祇有在偉大的斯大林時代的條件之下，蘇聯科學才能徹底爲人民服務。

（未完待續）

蘇聯電站部長論蘇聯電氣事業的勝利

蘇聯電站部部長日梅林，於新年前在真理報發表題爲‘蘇聯電氣事業的勝利’的專文，論述蘇聯勝利完成戰後五年計劃的電力生產稱：到1950年底，蘇聯電力站的電量增產了4,720,000,000萬瓩時，1950年電力生產比1940年幾乎增加了一倍半。現在蘇聯的電力生產佔世界第二位，戰時曾遭破壞的發電站，如強大的第聶伯河水電站以及捷夫斯卡雅和斯大林哥爾斯卡雅兩大熱力發電站，均已在短期內修復。戰後年代電力生產的發展和電力站的恢復，是在廣泛採用先進技術的基礎上進行的。蘇聯機器製造家在短期內就熟練地生產出具有25,500瓩和100,000瓩高壓，並有着相應的汽鍋和其他裝備的強大蒸汽透平。裝置在第聶伯河水電站的蘇聯製造的水力透平和發電機的品質，優於美國製造的同類機器。在戰後五年計劃中電力站廣泛地實施了自動化和機械化以及遠方操縱裝置。到1950年底，水電站全部生產能力的68%已經自動化。

（新華社稿 1月3日）